



再议副词“终于”的产生

朱福妹¹, 马贝加²

(1. 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成都 611756; 2.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 时间副词“终于”萌芽于东汉, 定型于魏晋南北朝。判定其成词的标准有三: 1. “终+于+VP”式中, 话题具有“非终结性”语义特征; 2. VP部分是表意焦点, “事件结果”的时间比照点是VP发生的时间; 3. 用于复句的后一小句, 表人生或事业某一段时间内的结果。句法位置、词义演变和汉语词汇双音化为“终于”实现跨层演变提供了条件。

关键词: 终于; 副词; “终+于+VP”式; 跨层演变

中图分类号: H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263(2017)04-0082-08

一 引言

本文试图从历时角度研究副词“终于”的产生, 在这方面的研究, 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如蒋绍愚、曹广顺(2005)在论述副词的来源与形成条件时, 指出副词“终于”是由两个语素间接虚化而来, 经由重新分析而产生的复合式副词。董秀芳(2011)从词汇化角度论证了“终于”的成词, 但属于对整个跨层结构的词汇化现象进行举例说明和用法描写。张彧彧(2012)以《朱子语类》的用例, 论证宋代“终于”已是一个意义完整的时间副词。以上研究多为引例性质, 专文研究“终于”的有刘红妮(2010)和王美华、叶壬华(2008)。刘文认为晋代“终于”仍有非词和副词两解, 真正的词汇化约在宋代完成, 并且她从生成语法的介词并入的角度解释了“终于”成词的动因, 即由于“终于”后名词性成分扩展为谓词性成分, 使得“于”的介引功能悬空。王、叶两位学者指出时间副词“终于”始于魏晋, 清代用作语气副词, 并提出了确定成词的两个标准。


时贤的研究工作都很有意义, 但笔者认为确定“终于”成词的标准问题、其成词的详细过程、历时演变中的语义、语用因素等都还可以深入研究。

二 时间副词“终于”的产生

源结构“终+于+NP”由“终结”义动词“终”和介词短语“于+NP”构成^①, “终”和“于”原本不在同一句法层次上, 而只是形式上相邻的两个成分。董秀芳(2006)指出, “于/於”引进的名词性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古汉语常用动词演变的及物性分析研究”(16BYY113)

作者简介: 朱福妹, 女, 1984年生, 湖北咸宁人,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汉语史; 马贝加, 女, 1950年生, 浙江温州人, 教授, 研究方向为近代汉语。

① “终”, 甲骨文作 (《甲骨文编》505页), 像丝终端打结之形, 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经死》:“旋终在项”。后引申为缠结、终结等义。动词“终”既可以表示生命的终结, 也可以表示国家、朝代或某一事件的终结, 这里经历了一个由具象到抽象, 由空间到时间的隐喻投射。通常认为“於”是“于”的后起字, 甲骨文中只有“于”, 战国中晚期以后“於”已基本上取代了“于”, 此后的典籍, 大多只在引用古籍时才用“于”字, 或者是方音或仿古的影响, 仍有用“于”的。而在现代汉语里已简化为一个“于”了。所以为方便叙述, 本文统计作“于”。

成分（处所、时间、工具、原因、比较、对象等）都不是与动词关系最密切的论元成分，句法上一般不投射为宾语。从句法位置看，“于/於+NP”都是附加语（adjunct）。据此，我们将跨层演变之前的“终+于+NP”式定为[终+附加语]结构，即通常所说的“述补结构”。

（一）初期的“终+于+NP”式

“终”和“于”连用，最早出现在“终+于+NP”结构中。这种结构形式汉代已为常见，通常表达“某人死于某所/某种身份”之义。如：

1a1. 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1a2. 然圣德高世，有万人之才，负选群之任，出入都市，一旦不知返，数然后终于厮役而已。（《盐铁论·国疾》）

1a 组中，“终”可释作“死”义，句子蕴含“生命终结”、“人生最后时间”之义，这种蕴含义与时间副词“终于”所表示的“最终”意义相匹配。此外，“终+于+NP”结构还可表示事件终结的时间或度数。如：

1a3. 序自汉兴，终于孝平。（《汉书·外戚传》）

1a4. 於夏为九月，商为十月，周为十一月。终于尾九度。（《汉书·律历志》）

上两例亦含“事件终结”之义，也与时间副词“终于”的意义相匹配。

（二）“终+于+VP”式中的演变

随着结构的扩展，出现了“终+于+VP”式。两汉至南北朝时期，这种结构形式的VP部分多用来表示事件发展的结果，大多数用例中“终”和“于”还是两个词；但在这种介词宾语为动词或动词性短语的结构形式中，“于”有可能发生“跨层”的变化：因为介词“于”最基本的功能是介引名词性的词或短语，这与VP的动词性结构存在语义上不和谐，最终可能导致“于”的介词功能消失而成为词的构成成分。下面观察几种语义类型与演变的关系。

1 表示事件发展的终结状态

在表示事件发展终结状态的句子中，“终”多与“始”等动词对举。如：

1b1. 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史记·太史公自序》）

1b2. 是故达于道者，反于清静；究于物者，终于无为。（《淮南子·原道训》）

1b 组句子没有“生命（或事件）终结”的蕴含义，但“人生（或事件）最终时间”的蕴含义还未消尽。由于蕴含相对于前一事件的“时间在后”之义，有可能作“最终”解。但是，“终”与动词对举，在一个更大的结构中被框定为动词性成分，“终”的“终结”义虽有消褪，但还是不能改变动词性质。

2 表示事件发展的最终结果

这种语义类型的句子主要用于复句中，多表“不幸”、“不如意”的最终结果。依据前后小句的关系，可分为转折、因果、顺承等三类复句。在这三类中都有可能发生跨层演变。

A) 用于转折复句的后一分句

在转折复句中，“终+于+VP”式的VP有可能被看作结果分句的谓语（也可能是独立小句），但不能排除充当“于”的宾语的可能性。如：

1c1. 夫饿谨流隶，饥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衰，儋石之畜，所愿不过一金，然终于转死沟壑。何则？贫穷亦有命也。（《汉书·叙传》）

1c2. 昔晋厉公，……夫战胜攻取，地广而名尊，此天下之所愿也，然而终于身死国亡。此所谓益之而损者也。（《淮南子·人间训》）

1c3. 灵均纳忠，终于沈身。（《后汉书·班固传》）

1c 组显示：“终+于+NP”式中“生命（或事业）终结”、“生命（或事业）最后时间”的蕴含义在“终+于+VP”式中可以得到承袭。“于”原本多用来介引死亡的处所（包括身份等），当VP出现在“于”后时，可将“于”理解为介引“最终结果”的成分，这样，“终”和“于”仍可被理解为两个词。但“终于”后是一个VP，且可能是比较长的，如果表意重点落在VP上，“终”有可能不被看作谓语部分中心动词，“终于”就有了被看作一个双音副词的可能。如果VP不是表示“死、灭、亡”等意义的动词或表示“不幸”事件的动词性短语，而是表示“好事”的动词或动词性短语，“终于”可看作一个词。如：

1d1. 民虽失器，终于获直。（《宋书·范泰传》）

1d2. 蹇谓梁曰：“……及海内已定，君臣正位，终于陇右倾覆，河西入朝。何则？……”（《晋书·甘卓传》）

1d 组显示：现代汉语时间副词“终于”的词义和功能，南北朝时期已孕育于句义中。

B) 用于因果复句的后一分句

若“终+于+VP”式出现在原因分句后面，且VP是主谓结构或复句形式，那么“终+于+VP”式很有可能被看作因果复句的结果分句，“终+于”形式有可能被看作一个副词。如：

1e1. 遂莫肯改寤，法则古人，而各行其私意，终于君臣乖离，上下交怨。（《汉书·五行志》）

1e2. 晋献升戎女为元妃，终于五子作乱，冢嗣遘屯。（《后汉书·皇后纪·序》）

1e3. 而赴蹈不息，焦烂为期，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后汉书·皇后纪·序》）

但是，由于“终+于+VP”式前面部分是因果复句中解说原因的部分，“终+于+VP”式的“生命（或事业）终结”、“生命（或事业）最后时间”蕴含义还没有完全消尽，VP仍不能排除充当“于”的宾语的可能性。特别是VP部分比较短，VP更可能被看作“于”的宾语。如：

1e4. 苟识无所守，功弗由己，必为义不全，终于败德。（《宋书·臧质传》）

1e5. 破胡器小谋大，终于颠蹶。（《魏书·朱瑞侯渊传·评》）

1e 组显示：在解说原因的分句后面，“终于”被看作一个副词的可能性虽然很高，但不能排除“非词”的可能性。

C) 用于顺承复句的后一分句

这种用法的VP部分的意义大多与前述事件逻辑相符，与说话人的心理预设相符，句子有“生命（或事业）终结”或“人生最后时间”的蕴含义，“终于”还不能确定是副词。如：

1f1. 见疑强大，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汉书·韩彭英卢吴传·赞》）

1f2. 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终于无状。（新书·数宁）

但在一部分前后小句所述事件符合事理发展逻辑，符合心理预设的复句中，“终+于+VP”式没有“生命终结”或“人生最后时间”的蕴含义，而是表示符合事理的事件的发展结果。“终于”可以看作一个双音词。如：

1g1. 古者以天下为公，唯贤是与。后代世位，立子以嫡。若嫡嗣不继，则宜取旁亲明德，若汉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准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系私爱，抚养婴孩，传以大器，托付不专，必参枝族，终于曹爽诛夷，齐王替位。（《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评》）

1g2. 自后经纶失方，叛服不一，其为疫毒，胡可单言！降及后世，玩为常俗，终于吞噬神乡，丘墟帝宅。（《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论》）

1g 组显示：在顺承复句中，如果VP部分比较长，“生命（或事业）终结”、“生命（或事业）最后时间”等蕴含义很有可能不被关注，“终于”相对容易被看作一个副词。

三 判定副词“终于”的标准

副词本来就是个大杂烩（吕叔湘 1976：42）。就来源而言，有从动词、形容词、名词、代词等演变而来的，还有短语凝固而成的。在副词的演化过程中，如何确定源词或源结构与副词的界限还没有统一的既有理据性又切实可行的标准。“终于”成词的标准也是如此。目前关于副词“终于”成词的标准主要是从句法和语义两个方面入手的。

刘红妮（2010）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判定标准，但从其论证中可以看出，她是将句法上“终于”位于VP前和语义上“表示经过种种变化或等待之后出现的情况”作为标准的。但分析过程相对简单，存在一些需要补充和解释的问题，如：“终”的语义泛化如何导致“终于”固化成词？“终于”位于VP前的句法位置始于何时？这个句法位置是如何和“表示经过种种变化或等待之后出现的情况”的语义结合起来的，是否一结合就可判断“终于”已经成词？

王美华、叶壬华（2008）提出的“‘终于’后谓词性成分做句子谓语，且该谓词性成分无指称性”和“除去‘终于’后句意不受影响，有的句子有时间词”也是如此。第一条标准“做句子谓语”属句法标

准,这是目前判断副词的一个主要标准(张谊生 2000,唐贤清 2003,杨荣祥 2005),但只是确定副词性质的一般性条件,对从历时角度判定副词“终于”的性质不具有针对性。至于如何判断“终于”后谓词性成分是否具有“指称性”,该文只是从语感上判断,并无进一步的分析。而吴怀成(2014)指出动词的指称化是一个非范畴化的过程,他认为“从小句层面指称化到短语层面指称化再到词汇层面指称化很难划界,本身也构成一个连续统”。“终+于+VP”式的VP即谓词性成分,包括述宾、述补、主谓结构,甚至小句。但这些谓词性成分的“指称性”只存在程度的强弱差异,无法认定已经消失(即使是独立小句也可能有“弱指称性”)。所以只能说“于”后面出现谓词性成分使得“终于”取得了变为副词的句法条件,而无法以该谓词性成分的“指称性”是否消失作为判定标准。其第二条标准涉及到删除法,但此条标准也不能检验副词“终于”的成词年代。因为只有在“终于”的语法化发展到更高程度(即语气副词阶段),意义空灵,才有可能删除后不受影响。从副词“终于”的发展来看,时间副词先于语气副词产生,而时间副词不能运用删除法来检验,因为时间副词往往在句中承担一定的语义和功能,删除后不可能不影响句意。如《晋书·陆晔传》:“而悽悽所守,终于陈诉者,特以端右机要,事务殷多。”此例的“终于”是时间副词,但不能删除。可见,如果按是否可删除的标准判定副词词性,会使得“终于”的成词年代滞后。这个也不能视为有效的判定标准。

总之,“终+于+VP”式的出现是必要前提,但各家提出的语义标准尚需进一步探讨。因为从历时角度看,“终+于+VP”式中,“于”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介词,一是构词成分;而“终”的“终结”义是否消失,是“终于”成词的关键。据此,我们通过考察“终+于+VP”式的语义、语用方面的变化,提出在历时演变中确认副词“终于”的三条标准:

- (1)“终+于+VP”式中,话题具有“非终结性”语义特征;
- (2)VP部分是表意焦点,“事件结果”的时间比照点是VP发生的时间,而不是“终”的时间;
- (3)“终+于+VP”式用于因果、顺承或转折复句的后一小句,表示人生或事业某一段时间内的结果,而不是终结时的结果。

笔者认为满足上述三条标准的最早用例见于晋、南北朝时期,兹举数例:

- 1h1. 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有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 1h2. 文帝竟不易,后达终于叛败。(《三国志·魏书·刘晔传》)
- 1h3. 至王莽专伪,终于篡国;忠义之流,耻见纒纒,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后汉书·党锢列传·序》)
- 1h4. 友以迷唐难用德怀,终于叛乱,乃遣驿使构离诸种,诱以财货,由是解散。(《后汉书·颠良传》)
- 1h5. 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于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魏书·崔亮传》)
- 1h6. 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况其子。”终于不易,遂为敌所虏。(《魏书·蠕蠕传》)

例 1h1 论述诸葛亮施政状况,“终+于+VP”式用为表示结果的小句,但不表示他人生或事业终结时的状态,而是表示他在世时已实现的状态。例 1h2 也不是叙述孟达死亡时的状况,而是人生过程的某个阶段的状况。例 1h3 叙述王莽当权时期的事件(其时王莽并未死亡),而事件时间的比照点落在“篡国”上,而不是“终”上;例 1h4 中的“迷唐”多次反叛,在所叙述的事件发生的时间内还未死亡,叙述语境中事件时间的比照点是“叛乱”,而不是“终”;例 1h5 中的“停日后者”只是不得为官,而不是生命的终结;例 1h6 的话题是“蠕蠕”,句中没有灭亡或者死亡之义,“终于”是“最终”的意思。以上六例的话题(包括次话题)都蕴含“非终结性”语义特征,VP部分所述事件都是在人生或事业的某一段时间内发生,而不是终结时发生的。在前后成分的合力作用下,动词“终”消除了“终结”意义,“终于”可作“最终”解,表达时间链上的一个点;与此同时,“于”介引事件结果的意义趋于消失,已显现明显的附缀化倾向。

鉴于渐变性是语法化最本质的特征之一,我们把“终+于+VP”式由述补结构到偏正结构的演变看成一个连续的过程。然而,两者之间毕竟存在界线,我们认为一旦“终”的“终结”义消除,时间副词“终于”便产生了。

四 实现“跨层演变”的条件

从述补结构演变为偏正结构，从不在同一层次的两个词凝固为一个词，其间经历了不同于其他结构（如动宾结构、并列结构）演变为副词的变化过程，图示如下：

终+[于+NP] → 终+[于+VP] → [终+于]+VP

第一步主要通过语义潜移得以实现；第二步是演变的关键，必须改变结构层次的界线，我们认为这一“跨层演变”的实现，主要语义因素是“终”的动词义消褪。

（一）“终+[于+VP]”式的出现

从历时角度看，位于形容词或动词等谓词性成分前是副词得以形成的句法位置。很多虚词的产生都是在这样的句法位置中诱发的。“终+于+VP”式的出现，为“终于”的成词提供了基本的句法条件。我们可以通过微观层面的语义变化来考察“终+于+NP”式到“终+于+VP”式的演变，以下用例呈现了语义潜移的连续演变过程：

1i1. 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1i2. 序自汉兴，终于孝平。（《汉书·外戚传》）

例 1i1 的“终+于+NP”结构表达“某人死于某所”之义，例 1i2 的“终+于+NP”结构则表示事件终结的时间，即从例 1i1 到例 1i2，NP 加入了时间因素，可图示为：

终+[于+NP] > 终+[于+NP]
[-时间] > [+时间]

由于[+时间]是动词性成分所具有的典型特征，所以造成了表层结构的变化，“终+于+NP”结构中的 NP 扩展为 VP，即：

终+[于+NP] > 终+[于+VP]
[+时间] > [+时间]

请看下例：

1i3. 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史记·太史公自序》）

例 1i3 “终+于”后为动词性成分“立身”，已经进入“终+[于+VP]”结构。当“终于”打破和“始于、始自”等对举的结构框架，VP 进一步扩展为主谓结构或偏正结构时，为“终于”被理解为副词作了准备。如：

1i4. 夫战胜攻取，地广而名尊，此天下之所愿也，然而终于身死国亡。（《淮南子·人间训》）

（二）词义变化的理据

“终+于+NP”式在使用中，句子往往有“生命终结”或“人生最后时间”等蕴含义，这些意义为多数“终+于+VP”式承袭。这些蕴含义淡化乃至消失的条件有二：

一是“终+于+VP”的话题（通常是指人的 NP，可能不在“终于”句中出现）在 VP 事件发生时，具有“非终结性”特征；如“诸葛亮”（例 1h1）、“孟达”（例 1h2）、“王莽”（例 1h3）、“迷唐”（例 1h4）等，于是，句子所蕴含的“生命（或事业）终结”义、“人生的最后时间”义消失，而“终于”的时间意义凸显。

二是“终+于+VP”中的 VP 所表示的事件是相对于前述事件较迟发生的事件，说话人对时间的观察和表达是以 VP 发生的时间为比照点的，而不是以“终”为比照点。如例 1g1 的“曹爽诛夷，齐王替位”这个表示结果的事件之前有“情系私爱，抚养婴孩，传以大器”等事件。说话人表达的重点是前面一系列事件的发展结果，而不是某人生命（或事业）的终结。故此“终”的“终结”义淡化，“终于”可以被看作一个表示 VP 发生时间的副词。

由具体处所扩展为事件终结的状态，继而扩展为最后的结果。这个“结果”意义最初是由语义实在的“死、亡、灭”一类表“生命（或事业）终结”意义的成分来表达的，如例 1f1 中的“灭亡”。动词“终”包含有一个核心的语义，即“终结、完结”，表示“生命或事业的结束”。而例 1f1 中的“灭亡”也表示生命（或事业）的“终结”，也就是说，“终于灭亡”中“终”呈现“语义羡余”的态势，词义中的“终结”义溢出到了句法层面，使得“终于”有可能成为句法层面的成分，表示时间的终点。但由于“终+

于+灭亡类动词”的用例中，仍蕴含“生命（或事业）终结”意义，将这类用例看作过渡期的情况为宜。

当VP部分扩展到具有“事件终结”义的“非死亡类”，如“诛夷”（例1g1）、“吞噬”（例1g2）、“叛败”（例1h2）、“篡国”（例1h3）、“叛乱”（例1h4）等，这些动词在句内的时间意义具有内在的终点，且强调终点的程度较强（郭锐1993）^①；“生命（或事业）的终结”义趋于消失。

通过“终于”前后成分的扩展，“终+于+VP”式由述补结构得以重新分析为偏正结构。即：终+[于+VP]→[终+于]+VP。

（三）使用环境的变化

从前文可知，在与“始+于+VP”等结构形式对举时，“终+于+VP”式已无“生命（或事业）终结”、“人生最终时间”等蕴含义，但由于对举格式的限制，“终”的动词性质难以排除，“终”和“于”还是两个词。“终+于+VP”式在使用中“时间意义”逐渐扩大范围，被使用于“生命（或事业）的某一时段”意义时，“终”的“终结”义完全消失，“于”跨层而与“终”组合，两者成为一个双音词。

（四）分句关系对词义演变的作用

“终+于+VP”式大多用于复句中的后一小句，上文所列转折、因果、顺承三种关系的复句中，跨层演变都有可能发生，但在历时演变中，我们观察到最早的演变发生在顺承复句中。这是因为当事件的发展结果与常人或说话人的心理预设相符、与前后事件发展态势相符时，“最终”的时间意义容易被认识。

（五）跨层演变的外在推力

我们将副词“终于”放置在上古后期至中古时期的整个语法系统的变化中考察，探讨“述补结构—偏正结构”演变的外在推力。介词短语位置前移和词汇双音化的大趋势为“终”和“于”从不同层次的成分变为一个副词提供了适宜的外在环境。

何乐士（2000：5）通过对《左传》与《史记》的比较，考察介词短语位置的前移情况。她指出，汉语语法就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基本上完成了介词短语前移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实质上就是汉语语序的变化，即由以[动·介宾]为主的语序过渡到以[介宾·动]为主的语序。汉代，“于”所引导的介词短语位于动词之后已不占据句法上的优势，这为“于”向前靠拢，成为副词“终于”的构成成分提供了适宜的外在环境。

此外，随着介词“于”的语法化程度的提高与介词内部分工的细密化，汉代以后介词“于”的功能逐渐被后起“在”、“到”等所取代。这也是副词“终于”产生的外部条件。

五 副词“终于”的继续语法化

时间副词“终于”在复句中的用法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经历了主观化过程，发展出了语气副词的用法。

（一）语境的扩展

A) 在转折复句的后一分句，“终于”后VP表示坏的结果。请看以下几例：

1j1. 权翼、薛贲对曰：“臣闻夏殷之都非不险也，周秦之众非不多也，终于身窜南巢，首悬白旗，躯残于犬戎，国分于项籍者，何也？……”（《晋书·载记·苻坚》）

1j2. 隗嚣援旗纠族，假制明神，迹夫创图首事，有以识其风矣。终于孤立一隅，介于大国……（《后汉书·隗嚣传·论》）

1j组“终于”位于转折复句的下句中，其下句所表事实和上句的心理预期相反。例1j1上句陈述的话题为“夏殷之都险”和“周秦之众多”，隐含有“夏殷周秦国家强大稳固”之意，而下句的“身窜南巢，首悬白旗，躯残于犬戎，国分于项籍”之结果却和预期相反；例1j2“隗嚣援旗纠族……”等事件本为加强势力，而结果却是“孤立一隅”，大语境前后语义形成转折。所以，“终于”成为在句外表转折语气的副词，表达“最终却……”之义。

^① 郭锐（1993）将《动词用法词典》所收动词的过程结构类型及例外列了个清单，笔者进行了比对后发现：“终于”后的VP部分中的动词归属于后限结构和点结构，均含有终点或强调终点。这类动词在表示整个事件时，与复句前句的时间比照，所以“终于”成了后句的修饰成分。

B) 在让步复句中的后一小句，“终于”后 VP 表示好的结果。

让步句的上句已作势，预为下句转折之地。汉代“终+于+VP”式已可表示好的结果（参见例 1b1），但受对举格式的限制，“终”和“于”还是两个不同层次上的词。东晋时期已见最终结果是好的，且“终于”成词的用例：

1k1. 初虽轻果妄杀，终于克己，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乎！（《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评》）

1k2. 靖为政类如此。初虽如碎密，终于百姓便之，有馥遗风。（《三国志·魏书·刘馥传》）

1k 组中 VP 表示好的结果，“生命终结”、“人生最后时间”等蕴含义已完全消失，也没有“事件终结”的蕴含义，“于”不能被理解为介引“最终结果”的成分，只能被理解为“终”的粘附成分，而“终于”的“最终却……”义凸显。从“轻果妄杀”到“克己”，从“碎密”到“百姓便之”，都是反差很大的变化，是语义对比焦点所在，所以此处“终于”呈现向语气副词发展的趋势。需要注意的是，此类相对固定的结构中，按上句的发展应该是有坏的结果发生，但此处让步分句已经让“终于”引进好的结果，也就是说语义转折色彩更浓，“终于”的语篇功能更强。

（二）主观化过程

时间副词“终于”演变为语气副词“终于”经历了一个主观化的过程。主观化指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

时间副词“终于”位于因果复句中，“因果复句是用来表达因果关系的复句，是客观因果关系在语言中的一种主观表现形式”（荣丽华，2011）。而位于转折复句中，上句和下句形成语义转折，上句的“因”所致的“果”并未出现，而是出现了预期以外的结果。而这预期以外的“果”正是言者要传达的新信息。也就是说，“从上句看下句，是轶出预期；就下句对上句说，又往往有一种修正的作用。我们从上句获得一种错误的或一偏的印象，随即由下句补充说明，加以更正。”（吕叔湘，1942），这里的下句已经隐含了言者的视角、情感和认识。而位于让步复句中的“终于”转折标记“虽”的加入，体现了更为明显主观化倾向。再观察下例：

111. 谓坦曰：“魏以徐景山为司空，吾时为侍中，受诏譬旨。徐公语吾曰：‘三公当上应天心，苟非其人，实伤和气，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终于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迹，可不务乎！”（《晋书·郑袤传》）

这类用例往往出现在史学家的评论中，在例中“不就”这个结果，言说者认为是不合常理、不被认可的事件，即在句中已经体现了言说者的“印记”，有主观化的倾向。在前文的用例中，也有很多语料来自史官的“序”、“评”或“赞”中，如例 1b1 来自《太史公自序》，例 1f1 来自《汉书》的“赞”，例 1k1 来自《三国志》的“评论”等等，这类语料往往是史官的主观评价。主观化的作用进一步提升了“终于”凝固化程度。

参考文献：

- 董秀芳 2006 古汉语中动名之间“于/於”的功能再认识，《古汉语研究》第 2 期。
- 董秀芳 2011 《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 郭锐 1993 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中国语文》第 6 期。
- 郭锡良 2005 《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郭锡良著，《汉语史论集》，商务印书馆。
- 何乐士 2000 《古汉语语法研究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 蒋绍愚、曹广顺 2005 《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商务印书馆。
- 刘红妮 2010 “终于”的词汇化——兼谈“X 于”词汇化中的介词并入，《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第 2 期。
- 吕叔湘 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 唐贤清 2003 《朱子语类副词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王美华、叶壬华 2008 副词“终于”的形成和发展，《井冈山学院学报》第 6 期。
- 吴怀成 2014 《现代汉语动词的指称化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
- 杨荣祥 2005 《近代汉语副词研究》，商务印书馆。
- 张谊生 2000 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范围与分类，《语言研究》第 2 期。

张谊生 2010 从错配到脱落：附缀“于”的零形化后果与形容词、动词的及物化，《中国语文》第2期。
张彧彧 2012 《近代汉语时间副词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A Revisit of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Adverb *Zhongyu*(终于)

ZHU Fu-mei¹ and MA Bei-jia²

(1.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1756,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Adverb *Zhongyu*(终于) first emerged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acquired its present meaning and shape in the Wei, Jin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魏晋南北朝). The concretization of *Zhongyu*(终于) can be ascertained from three aspects: 1) In the construction of “终+于+VP”, the topic features “noncompleteness” in semantic meaning; 2) The part of VP is the sentence focus, and the time of the “results of the event” for comparison is when VP happened; 3) The latter secondary clause in the complex sentence indicates the results of life or career with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Syntactic position, evolution of semantic meaning and the dual tones of Chinese words paved way for the trans-layer evolution.

Key words: *Zhongyu*(终于); Adverb; *Zhong*(终) + *Yu*(于)+VP; Trans-layer Evolution